

作者簡介

廉水杰，女，文學博士，博士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現為河北經貿大學文化與傳播學院教師，主要研究中國古典詩文批評，致力於從個體思想出發探究主體的精神氣韻與詩文作品。自 2005 年碩士畢業以來，獨立發表十多篇學術論文，比較有代表性的有《鍾嶸詩學視域下顏延之的詩歌創作》（《中國詩歌研究》2013）、《西晉文學對話與文學審美論析》（《中國文化研究》2010），其中後者被人大複印報刊資料全文轉載。

提 要

本書以《與兄平原書》為基點，結合《陸士龍文集》，全面考察西晉文士陸雲的文學思想。分兩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論析陸雲的文學思想，第二部分附錄七篇與之相關的論文：「『二陸』美文觀探究」「論陸雲文學思想對鍾嶸《詩品》的影響」「劉勰《文心雕龍》對陸雲文學思想的汲取」「西晉思想對話與文學批評探析」「鍾嶸《詩品》『顏延論文，精而難曉』考釋」「論顏延之的風雅才性與文士精神」「論『清』的審美理想在唐代詩論中的發展」。單篇論文自成邏輯體系，對陸雲及西晉至唐代的文學審美進行了較為細緻的研究。

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陸雲把人生際遇與文學思想完美地融在一起，具獨特性。作為昆弟，「二陸」乃大雅之才，探究陸雲的文學思想也是從另一個層面洞見陸機的文學思想。晉宋之際的文學名家顏延之，其詩文的「錯彩鏤金」之美與陸雲文學思想的「清新自然」之美是古典文學的兩種基本審美形態。本書在廣闊的文學批評背景下，探析陸雲諸多具文學批評意識的概念，並進一步明晰其與西晉文學批評及南朝評論家鍾嶸、劉勰文學思想的關聯。陸雲重詩文的「清」美，這種審美理想不僅對唐代詩歌「芙蓉出水」之美起了先導作用，也與「錯彩鏤金」之美一起豐富了古典文學的「美文」論。

序 言

陶禮天

陸雲（262～303），字士龍，比其兄陸機小一歲，二人為同母兄弟。臧榮緒《晉書》載：「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少襲領父兵，為牙門將軍。二十而吳滅，退臨舊里，與弟雲勤學，積十一年。譽流京華，聲溢四表，被徵為太子洗馬。與弟雲俱入洛，司徒張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文選》卷十七《文賦》注引）《機雲別傳》載：「晉太康末，俱入洛，造司空張華，華一見而奇之，曰：『伐吳之役，利在獲二俊。』遂為之延譽，薦之諸公。太傅楊駿辟為祭酒，轉太子洗馬、尚書著作郎。云為吳王郎中令，出宰濬儀，甚有惠政。」「後並歷顯位。」（《三國志·吳書·陸遜傳》注引）王隱《晉書》載：陸雲「少與兄齊名，號曰『二陸』。」「機被收，並收雲。」二陸被害於西晉惠帝太安二年，其入洛時間應是太康十年，今人於此考辨較繁，有不同結論，此不細究。

二陸之所以入洛為官，乃是朝廷的徵召，被迫而出，並非是主動要去京城尋求功名。上引文獻中一個「徵」字和一個「獲」字，說得分明。因為二陸的才華和在吳的家世，晉王朝當然不放心，徵召他們為官，實際上也就是一種變相的監管。所以，二陸入洛，前程未卜，危機滿滿，他們對此有著明確的認識。陸機《赴洛道中》其一，詩中有云：「借問子何之？世網嬰我身。永嘆遵北渚，遺思結南津。」（四部叢刊本《陸士衡文集》卷五）陸雲集中，《兄平原贈（十章並序）》其七，有云：「天步多艱，性命難恃。常具隕斃，孤魂殊裔。存不阜物，沒不增壤。生若朝風，死猶絕景。」陸雲《答（兄平原）》詩中，有云：「樂茲棠棣，實歡友生。既至既覲，滯思曠年。曠年殊域，覲未浹辰。恨其永懷，憂心孔艱。天地永久，命也難長。生民忽霍，曷去其

常？我之既存，靡績靡紀。乾坤難並，寂焉其已。生若電激，沒若川徵。存愧松柏，逝慙生靈。匪吝性命，實悼徒生。苟克析薪，豈憚冥冥？瞻企皇極，徼福上天。冀我友生，要期永年。」（四部叢刊本《陸士龍文集》卷三）「生若電激」，「死猶絕景」，可謂憂思常懷；「冀我友生，要期永年」，實乃美好心願。二人詩中都充溢著一種人生的悲劇感。讀六朝文人士大夫的詩文，從漢末至南北朝，這種悲劇意識非常普遍而強烈，但各有各的才性遭遇，各有各的獨特悲切。與其說這個時代文人士大夫多有源於生命苦短、功業難成的自我悲憫，還不如說是其因極為動盪的社會現實、政治上極為窘迫境遇而造成的深刻反思。前引陸雲的答詩，還委曲而真摯地表達了深深的友于之情，有鼓勵、有安慰。因為他們出生於華貴的南國士族高門，祖上有著無比的榮耀和功德，而羈縻於典午之朝，不能不受到「天命」般的嫉恨與可能的迫害。唐代房玄齡等所撰《晉書》卷五十四《陸雲傳》中載：「雲弟耽為平東祭酒，亦有清譽，與雲同遇害。大將軍參軍孫惠與淮南內史朱誕書曰：『不意三陸相攜暗朝，一旦湮滅，道業淪喪，痛酷之深，荼毒難言。國喪俊望，悲豈一人！』其為州里所痛悼如此。」其中「暗朝」二字極切。而《陸機傳》中這兩段話值得推敲：司馬問「收機等九人付廷尉。賴成都王穎、吳王晏並救理之，得減死徙邊，遇赦而止。」「時中國多難，顧榮、戴若思等咸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而志匡世難，故不從。」其後，太安初司馬穎與河間王司馬顥起兵討長沙王司馬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牽秀等諸軍二十餘萬人。機以三世為將，道家所忌，又羈旅入宦，頓居群士之右，而王粹、牽秀等皆有怨心，固辭都督。穎不許。機鄉人孫惠亦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將謂吾為首鼠避賊，適所以速禍也。』遂行。」是否陸機（亦包括陸雲）不知進退，惟「負其才望，而志匡世難」呢？其實不是，蓋二陸之境遇，乃退無所退。「黃耳傳書」的故事，也許正可以說明他們思歸故里卻難如願的不得已之情實。上述二陸的悲劇意識、悲劇情懷，在其文集中多有書寫，幾乎使人感覺撲面而生。前引陸機贈陸雲組詩其五云：「伊我俊弟，咨爾士龍。懷襲瑰璋，播殖清風。非德莫勲，非道莫弘。垂翼東畿，耀穎名邦。綿綿洪統，非爾孰崇？依依同生，恩篤情結。義存並濟，胡樂之悅。願爾偕老，攜手黃髮。」在中國文學史上，惟蘇軾、蘇轍兄弟最堪相比，而且閱讀二陸與二蘇的詩文，令人不難體會到二陸兄弟的才性之別也類同二蘇。歷史文獻中還有關於二陸風韻體貌的描寫，不妨引出一二：陸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鐘。

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伏膺儒術，非禮不動。」（房玄齡等撰《晉書》卷五十四《陸機傳》）陸雲「儒雅有俊才，容貌瑰偉，口敏能談，博聞強記，善著述」。（《世說新語·賞譽》注引）葛洪《抱朴子》佚文載嵇君道語：「吾在洛與二陸雕施如意，兄弟並能觀。」「諸談客與二陸言者，辭少理暢，語約事舉，莫不豁然，若春日之泮薄冰，秋風之掃枯葉。」（《北堂書鈔》卷九十八引）「每讀二陸之文，未嘗不廢書而歎，恐其卷盡也。」「觀此二人，豈徒儒雅之士，文章之人也。」（《北堂書鈔》卷一百引）二陸真可謂是松柏之姿，人中龍鳳。今天讀二陸存世文集，仍有「恐其卷盡」之感。

在六朝時期，二陸不僅文學創作的水平很高，在當時就有「二陸入洛，三張減價」之說（引據房玄齡等撰《晉書》卷五十五「史臣曰」），而且文學思想的貢獻也較大，影響深遠。劉勰《文心雕龍》與鍾嶸《詩品》，既是齊梁時代也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兩座高峰，都較為深刻地受到二陸文學理論批評的影響，就此略作分析，可以較好地把握陸雲及其兄長陸機的文論成就。鍾嶸《詩品》將陸機評為上品，將陸雲與石崇、曹摅、何劭三人合評，置於中品，這對陸雲的評價也是相當之高。今天看，陸機為上品而陸雲為中品仍然是較為合理的、較為客觀的品第；但其中對陸雲的評語卻易於使人誤解，這裡也不妨一辨。鍾嶸品評陸機詩云：「其源出於陳思。才高辭瞻，舉體華美。氣少於公幹，文劣於仲宣。尚規矩，不貴綺錯，有傷直致之奇。然其咀嚼英華，厭飫膏澤，文章之淵泉也。張公歎其大才，信矣！」（引據呂德申先生《鍾嶸詩品校注》）同時，在品評潘岳詩時云：「其源出於仲宣。《翰林》歎其翩翩，亦如翔禽之有羽毛，衣被之有綃縠，猶淺於陸機。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陸文如披沙簡金，往往見寶。』嶸謂益壽輕華，故以潘為勝；《翰林》篤論，故歎陸為深。余常言：『陸才如海，潘才如江。』」把鍾嶸對陸機和潘岳的評語合觀，才能更好地理解其對陸機的評價。鍾嶸品評潘岳詩，將之與陸機詩進行比較，不同意謝混置潘岳於陸機之上的看法，而贊同李充《翰林論》的意見，認為比較而言陸機文才高於潘岳，這幾乎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的定評，評語也容易理解與把握；而他對陸雲詩的評語，就有疑問需要討論。鍾嶸的《詩品序》說：「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這是二陸相併稱，明顯接受的是傳統的意見；而其品評陸雲詩云：「清河之方平原，殆如陳思之匹白馬。於其哲昆，故稱二陸。季倫、顏遠，並有英篇。篤而論之，朗陵為最。」把二陸類比為

曹植、曹彪兄弟，但曹彪是被鍾嶸置於下品的詩人。鍾嶸在下品中將曹彪與徐幹合評，評語說：「白馬與陳思答贈，偉長與公幹往復，雖曰『以荏叩鐘』，亦能閑雅矣。」荏是小木枝的意思。鍾嶸這裡認為在陸雲、石崇、曹摅與何劭四人中，比較而言，何劭的詩最好。這似乎就出現了問題，既然把陸雲置於中品，把二陸類比如曹植、曹彪兄弟，卻又把曹彪置於下品，不是自相矛盾嗎？還有陸雲之於陸機，是否也是「以荏叩鐘」呢？其實細繹鍾嶸之意，還是可以釋然的。「清河之方平原，殆如陳思之匹白馬」，這主要是從「於其哲昆，故稱二陸」的友于之情的角度下評；而「以荏叩鐘」的評語也主要是針對曹彪之於曹植而言，這是其一。鍾嶸《詩品》是專就五言詩的創作成就論其品第，其中少數詩人似乎也涵蓋其四言詩創作成就而作出的評論，陸雲在詩歌創作上，就現存作品看，四言詩的創作數量和質量都是很高的，而其五言詩的創作數量較少，除少數作品外，水平確實難與其兄相比，不過陸雲在賦、騷、誄、贊、書等文體的作品方面，就質量而言，又有能夠達到與陸機並肩之高度者。是故可以說專就五言詩而言，陸機為上品而陸雲為中品，還是犁然有當於心的。二陸的作品散佚很多，陸雲的五言詩作品可能也有不少未能存傳至今。至於後人認為鍾嶸把徐幹之於劉禎，也視為「以荏叩鐘」，是明顯「失評」，這是另外的問題，這裡就不能多談。竊以為這也與用此語評價曹彪之於曹植有關，受此所累而順及之乎？二陸在文學理論批評方面的作品，陸機主要是《文賦》，而陸雲主要是三十餘割的《與兄平原書》，當然他們的其他作品中也包涵一些文學思想的內容。雖然《與兄平原書》不能與專「賦作文」的《文賦》相提並論，但其所涉及文學批評問題之豐富以及所論之意義，亦很重要，對劉勰和鍾嶸都有多方面的影響。二陸既是劉勰、鍾嶸評論的重要對象，亦是其理論批評所汲取的文論家。僅就陸雲所主張的「情文」論、尚「清」論、聲律論以及文體論等等方面看，對劉勰和鍾嶸的貢獻可謂不小。下面主要就陸雲的文學批評與《文心雕龍》的關係談一談；至於章學誠所謂「劉勰氏出，本陸機氏而昌論文心」（《文史通義·文德篇》）的問題，就擱置一邊。

第一，《文心雕龍》五十篇，無論是提煉出來的理論專題、命題，還是其具體的理論與批評內容，無疑受到魏晉文論既有成就的影響，遂力圖綜論「群言」，避免其不足。劉勰在第五十篇《序志》中云：「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如魏文（曹丕）述《典》，陳思（曹植）《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

賦》，仲洽（摯虞）《流別》，弘範（李充）《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時之才，或銓品前修之文，或汎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略，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功，《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桓譚）、公幹（劉禎）之徒，吉甫（應貞）、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間出，並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引據范文瀾先生《文心雕龍注》）劉勰對前人文論的得失了然於心，雖然似乎批評較多，但那也是「豈好辯哉？不得已也！」是為了「樹德建言」的需要。其中明確提及陸雲的《與兄平原書》等「泛議文意，往往間出」。而通覽《文心雕龍》全書，確實既有對陸雲作品與才性的批評，也同時汲取了《與兄平原書》中的諸多批評意見。這兩個方面，應該合而觀之，都可以視為陸雲對劉勰之影響。

第二，在《文心雕龍》的「論文敘筆」方面，其第六篇《明詩》中包括對陸雲的評論，《詮賦》雖然沒有提及陸雲，所論實際上也可以涵蓋之。《明詩》云：「晉世群才，稍入輕綺。張（張載、張協、張亢）、潘（潘岳、潘尼）、左（左思）、陸（陸機、陸雲），比肩詩衢，采縟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析文以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陸雲的詩作（四言與五言詩）也有辭采、風力、析文（如對偶等）與音韻這四個方面的創作個性特點，當可合併探討。第八篇《詮賦》論魏晉賦家云：「及仲宣（王粲）靡密，發篇必遒；偉長（徐幹）博通，時逢壯采；太沖、安仁，策勳於鴻規；士衡、子安（成公綏），底績於流制；景純（郭璞）綺巧，縟理有餘；彥伯（袁宏）梗概，情韻不匱；亦魏、晉之賦首也。」雖只提及陸機而未及陸雲，但實可包括在「底績於流制」這一總體評論之中，陸雲的賦的創作成就是很突出的，而其他文體論中，也有可以類此者，這都可以作進一步深入分析。這就是說，陸雲的創作不僅為劉勰的批評對象，而從作品文本與理論文本的關係看，也對《文心雕龍》的理論批評之建構具有其貢獻。陸機《文賦》所謂「操斧伐柯」「取則不遠」，這在陸機而言，當然是自我的表達；但這一「原理」，也體現在批評家對批評對象的「操斧伐柯」和「取則」提煉之中。

第三，在《文心雕龍》的創作論方面，資鑒陸雲《與兄平原書》等所論不止一例，仔細審讀，不難發現。范文瀾先生《神思》篇注云：「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屬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無象，變化不窮。俱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句；等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文心》上篇剖析文體，

為辨章篇製之論；下篇商榷文術，為提挈綱維之言。上篇分區別囿，恢宏而明約；下篇探幽索隱，精微而暢朗。孫梅《四六叢話》謂彥和此書，總括大凡，妙抉其心，五十篇之內，百代之精華備矣，知言哉！」又將下篇二十篇，列表說明其「組織之靡密」，表中所示，大要可以表達為：以「神思」為綱領，由「神思」展開論述，為「體性」「風骨」「情采」「鎔裁」「附會」諸篇論題，中間包括「通變」「定勢」之論，而就「情采」之采的文學修辭之術展開而言，又有「聲律」「章句」「麗辭」「比興」「誇飾」「事類」「鍊字」「隱秀」「指暇」「養氣」諸論，而歸結為《總術》一篇。此雖一家之分析，但足資參考。由此結合陸雲所論，略可申發如下幾點：

首先，《神思》云：「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淪五藏，澡雪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懌辭，然後使元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復云：「是以秉心養術，無務苦慮；含章司契，不必勞情也。」又云：「若夫駿發之士，心總要術，敏在慮前，應機立斷；覃思之人，情饒歧路，鑒在疑後，研慮方定。」「是以臨篇綴慮，必有二患：理鬱者苦貧，辭弱者傷亂，然則博見為饋貧之糧，貫一為拯亂之藥，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是故，有第四十二篇《養氣》之論，其中言道：「至如仲任（王充）置硯以綜述，叔通（曹褒）懷筆以專業，既暄之以歲序，又煎之以日時，是以曹公（曹操）懼為文之傷命，陸雲歎用思之困神，非虛談也。」所謂「陸雲歎用思之困神」，即取用於《與兄平原書》等。

其次，研剖作品文本，有《情采》《定勢》諸篇，第三十一篇《情采》論云：「聖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萼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鞞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復云：「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雜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性發而為辭章，神理之數也。」（下簡稱為「三文」說）又云：「昔詩人什篇，為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為情而造文也。」陸雲《與兄平原書》自我檢討其所作《九憫》云：「此是情文，但本少情，而頗能作汎說耳。」二陸所論，實為劉勰的「三文」說之先聲。

又次，第三十篇《定勢》引述多家所論，其中亦包括陸雲的重要觀點，

其云：「桓譚稱：『文家各有所慕，或好浮華而不知實核，或美眾多而不見要約。』陳思（曹植）亦云：『世之作者，或好煩文博採，深沉其旨者；或好離言辨白，分毫析釐者；所習不同，所務各異。』言勢殊也。劉楨云：『文之體勢實有強弱，使其辭已盡而勢有餘，天下一人耳，不可得也。』公幹所談，頗亦兼氣。然文之任勢，勢有剛柔，不必壯言慷慨，乃稱勢也。又陸雲自稱：『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尚勢而不取悅澤；及張公（張華）論文，則欲宗其言。』夫情固先辭，勢實須澤，可謂先迷後能從善矣。」陸雲所論，亦見於《與兄平原書》，表明其入洛之後，受到以張華為領袖的北方文壇的影響，而確定其「情固先辭，勢實須澤」的創作新路向。

最後，文術多門，劉勰《文心雕龍》論「文術」尤詳，其中亦有明確稱引陸雲若干之所論者。第三十二篇《鎔裁》論作品剪裁問題云：「至如士衡才優，而綴辭尤繁；士龍思劣，而雅好清省。及雲之論機，亟恨其多，而稱清新相接，不以為病；蓋崇友于耳。夫美錦製衣，修短有度，雖玩其采，不倍領袖，巧猶難繁，況在乎拙？而《文賦》以為榛楛勿剪，庸音足曲，其識非不鑿，乃情苦芟繁也。」此論最為重要，值得深入探究。第三十三篇《聲律》論言辭音韻之措置云：「又詩人綜韻，率多清切，《楚辭》辭楚，故訛韻實繁。及張華論韻，謂士衡多楚，《文賦》亦稱取足不易，可謂銜靈均之聲餘，失黃鐘之正響也。」第三十四篇《章句》論作品的章句安排及其與情理之關係諸問題云：「若乃改韻徙調，所以節文辭氣。賈誼、枚乘，兩韻輒易；劉歆、桓譚，百句不遷，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曹操）論賦，嫌於積韻（引按：蓋主要指同韻不轉之意），而善於質代。陸雲亦稱四言轉句，以四句為佳。觀彼制韻，志同枚（枚乘）、賈（賈誼）。然兩韻輒易，則聲韻微躁；百句不遷，則唇吻告勞。妙才激揚，雖觸思利貞，曷若折之中和，庶保无咎。」第三十五篇《麗辭》專論駢對（對偶）云：「至於詩人偶章，大夫聯辭，奇偶適變，不勞經營。自揚（揚雄）、馬（司馬相如）、張（張衡）、蔡（蔡邕），崇盛麗辭，如宋畫吳冶，刻形鏤法，麗句與深采並流，偶意共逸韻俱發。至魏晉群才，析句彌密，聯字合趣，剖毫析釐。然契機者入巧，浮假者無功。」第三十八篇《事類》云：「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夫經典沉深，載籍浩瀚，實群言之奧區，而才思之神皋也。揚（揚雄）、班（班固）以下，莫不取資，任力耕耨，縱意漁獵，操刀能割，必裂膏腴。是以將贍才力，務在博見，狐腋非一皮能溫，雞跖必數千而飽矣。是以綜學在

博，取事貴約，校練務精，招理須核，眾美輻輳，表裏發揮。」「夫以子建（曹植）明練，士衡沉密，而不免於謬。曹洪之謬高唐，又曷足以嘲哉！」上述《麗辭》《事類》兩篇，雖沒有明確提及二陸，實際上陸機《文賦》與陸雲《與兄平原書》中，均於此有深解，不遑一一剖析。

第四，在《文心雕龍》文學批評論方面，二陸之創作以及陸雲所論，亦為劉勰所關注，劉勰批評作家才性與風格，多依據於作家作品和前賢史傳，核而有徵。二陸兄弟之贈答及陸雲《與兄平原書》之言，亦多能彰顯二人之異同，如家常語之瑣瑣碎碎，然其中自有其論文之大體與原則。錢鍾書先生以之為後世評點批評之源頭，可謂獨具慧眼。其云：陸雲《與兄平原書》「無意為文，家常直白，費解處不下二王諸帖。什九論文事，著眼不大，著語無多，詞氣殊肖後世之評點或批改，所謂『作場或工房中批評』（workshop criticism）也。」「苟將雲書中所論者，過錄於機文各篇之眉或尾，稱賞處示以朱圈子，刪削處示以墨勒帛，則儼然詩文評點之最古者矣。」（《管錐編》一四一《全晉文卷一〇二》）。《文心雕龍》文用論四十九篇之後五篇，可以概括為「文學批評」部分，其中，第四十五篇《時序》論文學發展與時代風氣、社會現實之關係的種種「原理」。其論及西晉時代時云：「逮晉宣（司馬懿）始基，景（司馬師）、文（司馬昭）克構，並跡沉儒雅，而務深方術。至武帝（司馬炎）惟新，承平受命，而膠、序篇章，弗簡皇慮。降及懷愍（指司馬鄴），綴旒而已。然晉雖不文，人才實盛：茂先（張華）搖筆而散珠，太沖（左思）動墨而橫錦，岳（潘岳）、湛（夏侯湛）曜聯璧之華，機、雲標二俊之采。應（應貞）、傅（傅玄）、三張（張載、張協、張亢）之徒，孫（孫楚）、摯（摯虞）、成公（成公綏）之屬，並結藻清英，流韻綺靡。前史以為運涉季世，人未盡才，誠哉斯談，可為歎息。」其中對西晉王朝，以「不文」、「季世」稱之；對西晉作家，又以「人才實盛」「人未盡才」惜之，真所謂「誠哉斯談」。

上述《時序》篇該段論述，是將西晉作家分為兩個「品第」層級，與鍾嶸《詩品》之品第批評方法實有類似。《文心雕龍》全書中關於作家的這種高下「品第」批評，乃貫通全書，非僅此一處，「論文敘筆」中每每見之；且其有關作家品第有多同於鍾嶸之三等品第者，亦有不同者，詳細分析需全面比較研求，擬另文詳述，此不贅言。該段所論實將張華、左思、潘岳、夏侯湛、陸機與陸雲兄弟作為一個層次；復將應貞、傅玄、三張（張載、張協、張亢）、孫楚、摯虞、成公綏等作為一個層次，前一層次作家有高於後一層次作家之

微意。其中品第與鍾嶸不同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劉勰乃就作家整體創作成就而第其層差，而鍾嶸主要是就作家的五言詩歌創作成就而品其上下；又《文心雕龍》在論析不同作品時，作家之具體品第又有不同，即如《時序》該段所及作家就是如此。討論及此，是想要說明，不可孤立看待「機、雲標二俊之采」這句評語，要將該句之品評，置於《時序》篇本段、全篇乃至《文心雕龍》全書中去探討劉勰對二陸的評價，才能全面掌握之。然就此段所論，劉勰獨拔二陸之「采」，實亦有其用意會心之處，與鍾嶸所見亦有所同，此亦前修之共識。又第四十七篇《才略》，對二陸才性置評，廣為後世與今天學界徵引：「陸機才欲窺深，辭務索廣，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士龍朗練，以識檢亂，故能布采鮮淨，敏於短篇。」具體內涵，就不再詳析。

以上所論，既是想藉此序文，總體上探討一下陸雲文學理論批評的內容及其對劉勰《文心雕龍》和鍾嶸《詩品》的影響，也是重新回顧說明當年指導廉水傑君以「陸雲文學思想研究」作為其碩士學位論文選題的意義和用心之所在。當然，這一論文的選題，最終是我們共同商討的結果。在具體研究中，這篇論文研究中心明確，所設範圍卻稍寬。論文首先力圖究明陸雲文學思想研究的現狀，思考存在的問題。對已有研究成果，概述力求詳盡，以免掠人之美。其第二章對陸雲生平思想與文學創作的概述與研究，亦頗有用心，分為家國源流與文化背景、人生歷程與儒玄兼修、文學思潮與文學創作這三節予以探討，言而有徵。論文的重點研究和主要內容，在其第三、四、五章。在第三章陸雲文學思想的研究上，通過研究說明陸雲以「清」為主的一系列審美概念之提出，表現出一種「美文」的理想，其審美標準析為情感真摯、文辭清工、用典適當、音韻和諧、文意暢達、警句突出六個方面，認為這些審美標準或者說要求的提出，主要有四個方面的原因：一是賦體賦論在西晉的發展；二是陸雲的儒玄兼修；三是當時審美風尚的影響；四是文人間的相互切磋交流等。由此，具體闡釋了陸雲主「清」的「美文」論思想在古典文學重清新自然的審美源流中的積極貢獻。以文情論、文采論與美文論三節對陸雲文學思想予以較為全面深入的探討，所論不乏獨見。又設專節，從情文觀、聲文觀、形文觀與美文觀四個方面，對二陸的文學思想進行比較研究，進一步深化了陸雲文學思想的論析。陸雲的文學思想主要體現在《與兄平原書》中，但這三十餘割書信中，涉及到許多文論術語和概念，解讀殊為不易。但要想準確理解和把握陸雲文學思想，有必要對其中的重要文論概念進行集

中解釋。是故第四章《批評概念詮釋》頗為重要，其解釋的術語與概念有：情文、事、綺、奇、韻、勢、悅澤（包括「偉、緯澤、高偉、藻偉」一組）、工、清省（包括「清新、清工、清美、清絕、清約、清利」一組、思與意、耽味與耽詠、手筆、多、貴今與不朽、文與文章、體、出語與出言等。又，第五章論陸雲文學思想的影響問題，主要討論其對劉勰《文心雕龍》和鍾嶸《詩品》的影響，是論文重要的組成部分。作者從情采論、風骨論和「隱秀」「六觀」等批評概念這幾個方面，較有說服力地探究了《文心雕龍》對陸雲之文論的資鑒；從情文論、美文論、聲文論三個方面探究了鍾嶸《詩品》對陸雲之批評的汲取，具體分析，能夠言之有據，時見「清新」之論。正如其該章開篇所說：劉勰與鍾嶸作為後世與陸雲相距不遠的文學批評家，對陸雲都有所論，無論從文學概念的演進，還是從文學思想的承遞規律而言，他們受陸雲文學思想的影響不可避免，斑斑可考。誠如斯論，信哉。其所論以「美在自然」之論為歸結，認為陸雲文學思想雖有時代留下的雕琢之痕，但其最終的基點卻落在「自然」之上，陸雲在中國重清新自然的審美源流中，無疑是一個從文學理論上對之加以闡發的有積極貢獻的人物。這是可以成立的結論。

這篇碩士學位論文當年完成時就有十萬餘字，今付梓本加上其附錄之作，約有二十萬字。2005年春季，邀請五位教授組成的答辯委員會進行答辯，答辯委員一致評其為優秀之作。出版在即，廉水傑君寄來電子版給我，並要我作序，告訴我，論文已經做了認真的修訂。其中一些章節，她原亦作為單篇論文發表過，早已有過打磨。因教學工作特別繁重，我僅匆匆粗覽一過，又其催促甚急，沒有能夠再仔細校讀，但還是發現一些問題，除了有些文字顯得稚嫩、個別表述還可推敲外，仍還有可補充者，如關於《與兄平原書》的概念詮釋，就有一些較為重要的遺漏，如「委曲」「逸氣」等；另外，涉及文體的諸多概念如詩、賦、贊、誄等等，亦可增加，並參考《文心雕龍》之所論，予以簡釋。該著又附錄作者數篇已經發表過的論文，頗能反映其十數年來在專業研究上孜孜矻矻的精神、不斷精進的足跡。

光陰荏苒，回想2002年，我在韓國某大學中國學系任教，文學院招錄碩士研究生時，用電郵告訴我，要將廉水傑君調整給我指導，廉水傑君遂成為我指導的第一位研究生。她畢業後不久，又考入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袁濟喜先生門下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位論文作的是顏延之文學思想研究。其後，

又以「初唐百年文藝思想研究」為研究專題，回來讀博士後，仍由我擔任其合作導師。兩年後出站，其博士後報告亦得到評議委員會專家較高的評價。廉水傑君學術起步端正，起點亦高，又能一心向學，心無旁騖，一定能夠在學術研究上取得更多更好的成績，誠所望也。學然後知不足，學而後能知之，謹以此共勉。是為序。

陶禮天寫於京西南樊村
二〇二〇年三月八日



目 次

序 言 陶禮天	
前 言	1
第一章 緒 論	3
第一節 陸雲著述及其考辨情況	4
第二節 陸雲文學思想研究百年歷程	6
第三節 陸雲文學思想研究的價值及意義	17
第二章 生平思想與文學創作	21
第一節 家國源流與文化背景	21
一、家國源流	21
二、文化背景	23
第二節 人生歷程與儒玄兼修	25
第三節 文學思潮與文學創作	30
一、賦的創作	30
二、詩歌創作	33
三、理論識見	35
第三章 文學思想綜論	37
第一節 文情論：「深情至言，實為清妙」	37
一、抒情小賦與辭以情發	37
二、儒學傳統與文情暢達	40

第二節 文采論：「布采鮮淨，敏於短篇」	43
一、審美風尚與文辭清工	43
二、言不盡意與文采鮮淨	46
第三節 美文論：「緣情綺靡，靡靡清工」	49
一、審美理想論	50
二、「美文」論	55
第四節 「二陸」文學思想比較	58
一、情文觀	58
二、聲文觀	60
三、形文觀	62
四、美文觀	64
第四章 批評概念詮釋	69
一、情文	69
二、事	70
三、綺	70
四、奇	71
五、韻	71
六、勢	72
七、悅澤 偉 緯澤 高偉 藻偉	74
八、工	74
九、清省 清新 清工 清美 清絕 清約 清利	75
十、思 意	76
十一、耽味 耽詠	77
十二、手筆	78
十三、妙	78
十四、多	79
十五、貴今 不朽	79
十六、文 文章	80
十七、體	81
十八、出語 出言	82
第五章 文學思想影響	85
第一節 對劉勰的影響	85

一、情采論	85
二、風骨論	88
三、「隱秀」「六觀」等批評概念	92
第二節 對鍾嶸的影響	93
一、情文論	94
二、美文論	95
三、聲文論	97
結語：美在自然	99
附錄一：陸士龍年表彙述	103
附錄二：「二陸」美文觀探究	109
附錄三：論陸雲文學思想對鍾嶸《詩品》的影響	121
附錄四：劉勰《文心雕龍》對陸雲文學思想的 汲取	137
附錄五：西晉思想對話與文學批評探析	153
附錄六：鍾嶸《詩品》「顏延論文，精而難曉」 考釋	185
附錄七：論顏延之的風雅才性與文士精神	193
附錄八：論「清」的審美理想在唐代詩論中的 發展	205
附錄九：陸雲詩歌笥記	219
參考文獻	225
後記	233
出版後記	235